

桂花苑

刊头书法 卜家驹

■ 牡丹仙子(摄影) 阿元



我的“家乡”既不在山清水秀的农村，也不在渔舟唱晚的海岛，而是挤在申城逼仄老旧的石库门弄堂里。光阴如梭，时过境迁，淡淡的乡愁至今依然萦绕心间。

小时候，我家安顿在新闻路新昌路口的和乐里亭子间，朝北狭小，楼梯陡窄，冬冷夏热，异常艰苦，可在上海钟厂做冲床活儿的父亲总是自己找乐子。寒冬腊月，夜晚中班收工的回家路上，迎着纷纷扬扬的雪花，他情不自禁哼上一段京剧《智取威虎山》唱段：“朔风吹，林涛吼，峡谷震荡。望飞雪，漫天舞，巍巍崇山披银装，好一派北国风光。”酷暑难熬，父亲买来“华东 26 号”黑籽黄瓢大西

难忘家庭文化的雨露滋养

□ 林春

瓜，从和乐里弄堂的井里提上一桶水来浸泡西瓜，还“创意”地在半个西瓜的底部戳一个小洞，垫上搪瓷大口杯，自得其乐地对我说，等你吃完瓜瓢，又可享受半杯“冰镇西瓜汁”了。父亲始终葆有“船到桥头自会直”的开朗心态，直面当时清贫困乏的生活，给我们小辈鼓起希望的风帆，去追求积极向上的快乐人生，并在追求过程中体悟“幸福”的丰盈内涵。

一九八〇年，父亲从上海钟厂调到上海人民出版社青年读物编辑室任编辑。曾经担任团市委宣传部、组织部和机关党委领导的他如鱼得水。他作为责任编辑的好书一部接一部推出，《团干部的修养和工作方法》《献给正在思考的大学生》

《高考顾问》《中外雕塑名作欣赏》等等刚上架便成了畅销书，有的还斩获全国优秀图书奖。

能有这么富有责任心的父亲是我的幸运。那天已经很晚了，电话铃声忽然响起，是父亲打来的。他认真地指出我责编《上海通服报》版面上的错别字：“再接再厉”应为“再接再厉”，“璀璨”应是“璀璨”，“截止年底”应为“截至年底”。“要知道，你的一时粗心大意，是会有损公司形象，甚至要误人子弟的”。打那以后，我对《上海通服报》的文字校对不敢懈怠，吃不准的查字典，有把握的看三遍，在综合部主任严格把关下，多年来做到了“零差错”。

自从 2003 年初，公司领导让我独自挑起《上海通服报》新

我和我的家乡

闻策划、采访、撰写、组稿、编辑、排版、校对、分发的“一条龙”重担。直至正式退休的十八年办报经历中，我始终以编辑岗位上孜孜以求的父亲为标杆，如愿实现了为公司撰写各类文章 100 多万字、编撰 8 本书、编发 461 期《上海通服报》的“小目标”。我用了十个月时间，马不停蹄为《徐汇报》完成了徐汇区红色景点和人文打卡地的 20 幅钢笔画，以及与之配套的 20 首诗歌。

今天，夕阳余辉照亮了半个屋子，梔子花的馨香飘逸整个房间。我深情地凝视书橱里父母双亲那和蔼笑容的照片，回想满是书香的家庭文化的雨露滋养，不禁充满了对他们的感恩之心和无尽的思念之情。

流泪的电话

□ 崔立

进来，惊讶地说：“爸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哭了？”

他朝儿子做了个噤声又稍等的手势，等电话挂了，他说：“那应该是一位想念孩子的母亲的电话吧，我不讲话，是因为我怕被她听出来我不是他的孩子，她以后就不再打电话过来了……”他还说，“多少年了，想起你奶奶那个时候给我打电话，我还总那么的不在乎，无非是你吃了吗？今天你忙吗？你那

电话响起时，他落泪了。那个声音说：“晚饭你吃了没？工作累不累，不要太拼了，干得不开心就回家，一定要记得吃饱，吃饱了我们才不会担心，吃饱了我和你爸才能安心心的……”

他虽然嘴上没说话，但心里一直在说，好，好，好。

电话是隔三差五打来的。每次，都是那个声音在叙述同样的话语。每次，他都没有说话。每次，他又都是听得泪流满面。

那一天，年轻的儿子闯了

边下雨了吗？今天天气呀，等等，我又总是不胜其烦地回应，你烦不烦呀，没什么事就挂了吧，我要忙了……”

他又说：“现在，我即便想听到这样的话，也是听不到了。”

他说着，突然又落泪了。

又一天，儿子主动打来的电话。自从儿子结婚搬出去后，已经很少回来了，更别提打电话了。

儿子说：“爸，你以后每天给我打电话吧，好吗？”

他擦拭了一下眼角的泪，是不是年纪大了，泪腺就丰富起来了？他想。

一枚江芦书签

□ 王妙瑞

一年前，我和几个文友在徐家汇汇山路昭平路口等车去崇明岛，开车的是市公安局退休警官叶振环，他家住徐汇，根在崇明。我想用芦苇制作一枚书签。老叶说岛上不缺芦苇，鼎盛时期成片芦苇蔓延在江滩上抵挡风浪，我们当地人称芦苇为江芦。

用植物叶子做书签过去很流行。文具店有买五颜六色的树叶书签，纹理清晰，几分钱一小包。我向父亲要钱，因为与书搭界，父亲二话没说给了 5 分钱。起先书签插在课本里，后来读初中了，父亲从厂图书室借来文学作品给我看，有大仲马、莫泊桑、巴尔扎克等人的名著，还有《青春之歌》《林海雪原》《红岩》等。我看到某一页中断阅读，就插一枚书签，而不是折页留记号容易损伤图书。如今树叶书签早就绝迹了。我家里的书签有纸质和金属等材料做的，漂亮是漂亮，总觉得树叶书签出自天然，有一种特别的温馨感。

制作江芦书签并非是我怀旧之念，而与著名散文家赵丽宏的新作《江芦的咏叹》有关。那天在文学聚会时与赵丽宏见面，我得到了他本人在书上的签名，遂产生了用江芦做书签的念头，与书名形

成标配。阅读此书，我被 50 多年前在崇明岛“插队落户”的赵丽宏与江芦结下青春之缘所感染。他说“江芦迎风而长，清秀妙曼，却无比坚忍，风雨雷电，冰雪霜寒，都无法摧毁这些看似弱小的生命，冬去春来，生生不息”。我悟出了赵丽宏的文学初心，受到江芦坚毅品质的影响很深。

芦苇滋生的思想，成就了一个大作家、大诗人。但赵丽宏依然保持平凡状态，在我眼里他还是一棵孝敬父母、热爱家庭的江芦。他深情书写了怀念父亲的文章《挥手》，叙述了自己人生的 3 次远足，都是父亲亲自送行的。10 年后，老父不行了，赵丽宏接到母亲电话，平时需要骑行半个小时才能到家的路程，他只用了 10 来分钟。救护车提前到达抢救无效。赵丽宏含泪把父亲的遗体擦洗干净。他说自己从小到大，父亲没有骂过他一句，更没有打过他一次。我读了感慨不已。

车子停在岛上的海军公路上，长江沿岛流进了东海。我在路边摘了一片江芦叶子，回家剪成成型，套在小塑料袋里，夹在《江芦的咏叹》一书中放进书柜。现在只要我翻开此书，就能感受它的顽强精神和文学清香。

电视剧《繁花》当中有一个桥段是讲，汪小姐拍伊个顶头上司马屁，相帮金科长弄邮票，因为伊“勿懂经”，所以手忙脚乱，还少特（落特）一张外国人头邮票，惊慌失措。迤个辰光阿宝轧进茶水间里厢，从“糍饭团”上寻到了个张邮票，让汪小姐喜出望外，破涕为笑。

接下来阿宝对汪小姐进行了一番开导，教拨伊哪能从信封上揭开邮票的门槛，勒拉交谈当中，阿宝提到“淮海路上个‘伟明’”，外地人就“勿晓得”“伟明”是啥个麼事。“伟明”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辣淮海路跟思南路转弯角子上，一爿私人开额“集邮商店”，只有一开间的门面，沿街橱窗里面，摆放了交关各式各样的邮票，琳琅满目，让人眼花缭乱，其中有新邮票，也有用过的“盖销票”，阿拉小八辣子，钞票邪气少，基本上只好买一眼眼“盖销票”，跟自家屋里厢的邮票配套。

记得当年，勒拉“伟明集邮商店”里，还经常买得到一种“袋装邮票”，好比现在的“盲盒”一样，勿晓得袋袋里厢装了啥个邮票，回到屋里厢，假使能够从袋袋里厢寻到一张邮票，可以跟自己的已经有个纪念邮票配套，就算上上大吉了，好比“额头头碰到天花板”。

其余多下来的邮票，可以跟其他小朋友进行交换，互通有无，皆大欢喜，乐在其中。哎些辰光交换邮票也实行“等价交换”，两张 4 分邮票可以调一张 8 分邮票，两张寄航空信的一角头邮票，可以调一张寄挂号信的两角头邮票。

五十年代中苏关系密切，当时学“俄语”的中学生，开展与苏联中学生调纪念邮票的课外活动，好像是通过中国大使馆牵线，中国跟苏联个中学生交朋友，通过寄信，交换邮票。在这段辰光里厢，极大地丰富了中学生的课余时间。

小辰光个集邮

陈绍谟